




对话丛书



# 人与神的对话

谭桂林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人与神的对话

人 与 神 的 对 话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神的对话/谭桂林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11

(对话丛书)

ISBN 7-5336-2617-6

I. 人... II. 谭... III. 宗教—关系—人学—研究  
IV. B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019 号

---

责任编辑:万直纯 何清华 装帧设计:王潇冬 李 静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25

字 数:200 000

版 次:2000年12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 数:2 001—3 000

定 价:16.00元

---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 人

## 与神的对话

谭桂林 著

### 内容提要

只要敞开心灵的耳朵，你就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那就是你生命的神性在激扬。神性是人性至高至大至善至美的表现，向神性的升华是人的生命潜能，也是人类文明代代薪传不断发展的生命动力。因此，与神的对话绝不应该是宗教徒的专利，而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常重复的生命活动形式。个体生命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保持一种提升的态势，一种诗性的品质。沿着这一思路，作者对人神对话的历史、特质、主题话语、仪式象征等问题作了清晰的梳理与深刻的阐述。

## 前 言

在宇宙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中,最伟大最壮美的景观莫过于人突然站立的一瞬间。可以设想一下,在没有年代的混沌蛮荒的自然世界里,人与一头凶猛而且饥饿的走兽劈面相遇了,人既没有坚硬的犄角,也没有尖利的牙齿,只好掉头拼命地奔跑逃生。猛兽紧追不舍,眼见就要丧生在猛兽的爪牙之下,人的前肢恰巧碰上一根粗大的木头,强烈的求生本能促使人猛然直立起来,用前肢抓住木头狠狠地朝猛兽砸去。猛兽吓跑了,而人也就由此诞生了。躯体的站立与工具的使用使人超越了他的生物界的同伴,成为自然界唯一一种能够创造文明与承传文明的生物种属。但是,人一旦站立起来,他的肉体生命的危险大大减少,而他内心的精神恐惧却在与日俱增。因为,人的站立使他的视线离开了眼前的土地,能够仰头观望星空,星空的无限与神秘使人顿时感觉到自己的孤独与渺小,人的站立也使他从自然的混沌与蒙昧中突围而出,获得一种省视自身的意识能力,于是,人成为宇宙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向死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与生物界其他物种不同,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必定要死的。白天里日出日落,夜空中繁星闪烁,大地上春来秋去,风雨中雷鸣电击,一切的秘密都好像有一种永恒的生命的力量在操纵,而人面对自己的必死与速朽,也希望有这样一种永恒的生命存在于宇宙的冥冥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的站立也就意味着神的诞生。关于神的起源,人们众说纷纭。马克思认

为神起源于原始初民在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中对自然力的一种敬畏。泰勒认为对于神的信仰来之于初民关于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愿望,这种设想后来就导致了对祖先、精灵与神的崇拜并最终发展为宗教的一神观念。弗雷泽则认为神的观念来之于初民对死亡与死者的恐惧。无论是对自然力的敬畏,是对灵魂可以永生的愿望,还是对死亡的恐惧,都说明神最初诞生于原始人类消解自身恐惧的一种强烈的心理需要中。

比较一下东西方文化中的创世神话将是饶有趣味的。在中国,“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埴于泥中,举以为人。”<sup>①</sup>在西方,《圣经》中言,“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每一种创世神话都告诉我们,人是由神所造的。但是,在人之先,神以什么为依据来造人呢?《圣经》对此说得极其明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经言是含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因为,所谓创世神话本来就是人所创造的,人想象神在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实际上它是暗示着人在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所以,在起源的意义上,人性与神性是同一的。在一种旷世的孤独中,在一种向死的焦虑中,唯有倾诉唯有聆听才能缓解人们的心灵紧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神,本质上是在创造一个能够对话的伙伴,而人性与神性的同一,也就奠定了这一对话的可能性基础。

可以推断的是,人类与神的对话最初是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神是人类想象中的伙伴,是人类孤独中的朋友:花开花谢,那是神灵在向人类微笑;五谷丰登、狩猎多获,那是神灵向人类的馈赠;即使雷鸣电闪,人类也把这凶猛的景象当做朋友的发怒,

---

①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言。

在心里默默地向雷公电母呼唤,祈求他们原谅自己的过失。确实,在那万物有灵的时代里,当你呼唤神的时候,神就在你的身旁。古人类学家与文化考古学家们都向我们展示过这样美妙生动的盛典:黑夜拉下了它的帷幕,一堆堆篝火熊熊燃烧着,脸上涂着油彩、腰身围着兽皮的人们屏息而立,一位巫师把酒临风,在呼唤四面八方的神灵。一会儿,四面八方的神灵(由人自己装扮)都应邀到齐了,神与人一起跳起了狂欢的舞蹈。在这时,神与人的关系无疑是平等的。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财产的富余与私有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由母系公社制向父权制的转换。于是,禁忌产生了,宗教也产生了,神被人类自己推向无所不能的权力巅峰,成为主宰人类命运的绝对力量。当这种转换完成之时,人与神的对话关系也就发生了异化,人对神由平等转变成仰视,由言说转变成倾听。尤其是当政教合一,人类学会利用宗教为自己统治他人服务的时候,人与神的对话要么就是人对神的一种罪己的忏悔,要么就是对神的一种功利的祈求。人成了神的奴仆,神则成了人自己创造的一种异己力量。

虽然如此,人与神的对话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这不仅表现在文明历史上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同神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愿望与努力,而且也表现在,神的历史在由原初的多神向宗教的一神的演变中,神逐渐被人类文明定格为至真至善至美至大的化身,它或者被称为绝对理念,或者被称为终极真理,或者被称为至大菩提,或者被称为最高法则。人对神的仰视,实际上是对绝对理念的仰视;人对神的倾听,实际上是对至大菩提的倾听。虽然这种仰视这种倾听使人的主体倾向丧失,但同时它也是人性向上与人的超越意识的一种标志。当人把自己从自然物种中超拔出来时,他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神,同样,他也在同神的对话中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无数的生命以有意

义的方式敞开,人类文明才能生生不息地绵延,人类文化才会如此瑰丽如此丰富多彩。所以,一部人类文明史,是人与自然的对话史,是人与人的对话史,更是人与神的对话史。如果说在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对话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征服与伤害,显示着人从自然中超拔出来之后的狂妄,人与人自身的对话中则不时有暴力、机诈与欺骗,显示着人的本能深处的蛮性残留,那么,恰恰是人与神的对话由于其具有人性向上与超越意识的特点,往往在历史的演变中起到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整合人与人自身关系的作用。

近几百年来,启蒙主义运动曾以科学理性为武器横扫一切神的观念,将人真正地从中世纪神学禁锢中解放出来,而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巨大成就也为人的主体性扩张插上了充分想象的翅膀。在知识万能的信念鼓动下,雄心勃勃的人类正在殚精竭虑,要把世界的一切奥秘都剥露无遗,让世界在一片清白澄明中为人所用。然而人类也在这种傲慢中自食苦果,自然正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报复着人类的贪婪,而生存空间的日益狭窄与生存竞争的日益激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危机四伏。人们终于明白,科学与理性虽然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仅有科学知识 with 工具理性是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而要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己的问题,人类于知识理性之外还需要智慧。智慧不会来之于计算,也不会脱胎于技能,它是人类自身神性的一种激发,是人与神对话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人与神之间的对话历史,不是要把人的已经解放了的主体性重新还给上帝,而是为了激活人类对自身神性的体验,唤回人类应对世界问题与自我问题的一种生存智慧。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目的以及本书论述展开的一条基本思路。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人神对话的生存景观 .....	(1)
一 人神同体的浪漫奇想 .....	(1)
二 人神同性的精神建构 .....	(6)
三 人神同在的全息宇宙 .....	(12)
第二章 人神对话的原始中介:巫 .....	(18)
一 巫之兴起的诗性意义 .....	(18)
二 巫术仪式中的人神沟通 .....	(24)
三 文学创作中的巫风浸润 .....	(30)
第三章 应答上帝的召唤 .....	(43)
一 上帝在人心中 .....	(43)
二 人类灵魂的返乡 .....	(47)
三 敞开心灵的耳朵 .....	(51)

第四章	承受佛光的普照	(56)
一	解脱樊篱的生命智慧	(56)
二	众生佛性与平等对话	(62)
三	对话中的自性自悟	(67)
第五章	众妙之门的永生修炼	(72)
一	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	(72)
二	永生长乐的诱惑	(77)
三	人神相恋的传奇	(84)
第六章	人神对话中的女性主题	(90)
一	宗教理念中的女性定位	(90)
二	天国乐园中的女性乌托邦	(104)
三	宗教经典中的性别歧视与妇女权利	(116)
第七章	人神对话的心灵回声	(128)
一	文学与宗教的同源	(128)
二	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的对话性	(136)
三	佛教与汉语文学的对话性	(146)
第八章	人神对话的神秘体验	(154)
一	神秘体验的诗性特质	(154)
二	从梵天之舞到拈花微笑	(163)
三	祛魅与含魅的历史轮回	(173)

四	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含魅叙事·····	(179)
第九章	人神对话的仪式象征·····	(194)
一	祭祀:神位背后的欲望显现·····	(194)
二	祈祷:灵魂深渊的呼叫与自白·····	(203)
三	占卜:冥冥中的命运叩问·····	(214)
第十章	人神对话中的异端言说·····	(219)
一	自由思想与宗教裁判·····	(219)
二	解构父性宗教的女权神学·····	(225)
三	否定神学与上帝之死·····	(240)
结    语	·····	(247)
主要参考文献	·····	(252)
后    记	·····	(255)

# 第一章 人神对话的生存景观

## 一 人神同体的浪漫奇想

在远古蛮荒时代,人类的初民们由自然人向文化人迈进的最有意义的步伐之一就是创造出神——一种能够与自己进行对话的族类。这不仅意味着人找到了一种摆脱孤独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人类已经开始学会观照自身。因为人要创造神,必须要有一个蓝本,要有一种依据,而最终人选择自身作为神的蓝本与依据,所以,人创造神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不断观照自身也不断创造自身的过程。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里,人们想象星外来客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的自由与能力,而在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的生存伸展空间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初民们选择自己作为神的蓝本,这也许是想象空间狭窄的结果,但正是这种有限的选择为人的发展为文明的演进开拓了一个无限的意义空间。

以人自身作为神的蓝本,其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文明史上人神同体的现象。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在最原始的图腾崇拜阶段,人类往往采用直接相遇或者直观想象的动物的外形同人的形体相结合来为神造型。如公元前 3000 年埃及第一王朝时,古老的太阳神被完全塑造成鹰形。中国远古时

代的始祖神也被塑造为人兽同体,伏羲、女娲都是如此,腰身以上通为人形,腰身以下则为蛇躯或鳄鱼躯干,尾部紧密地扭做一团。它们反映了在初级的原始思维中人类的万物有灵观与对凶禽猛兽的畏惧。德国著名的神话学家 W·曼哈得曾指出,这种具有人兽同体特征的低级神话并不是以神人同体为基础的高级神话的可怜残迹或退化的表现,而是上古时代的遗粹,是人神同体神话得以形成的基础。确实,当人类神话从蒙昧阶段发展到启蒙阶段时,当人睁开蒙眬的眼睛开始省视自身时,人的因素就逐渐地在神话创构中占据主体的位置。在各个民族的高级形态的神话中,尽管为了显示神作为一个族类与人的区别,人们在创造神的时候,有时也给神以三头六臂,或者给神加上一条鱼的尾巴,但在基本的器官与形体上,神与人同而不与物类。即使人们在创造动物神与植物神的时候,也赋予动物与植物一种权利,即一旦它们变成神,也就可以具有人的形体。获得人的形体成为动物与植物升格的一种赏赐。

从文化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从人兽同体演进到人神同体,这在各个民族的原始神话与神灵崇拜中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个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的人化。神的人化首先当然是形体的人化。在西方,根据赫希俄德古老的《神谱》与荷马的《伊利亚特》,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诸神已经是典型的人神同体形态,尤其是主要神祇即主神宙斯的直系亲属,在形体上已经经过了彻底的人化。像日神阿波罗、月神阿尔忒弥斯、爱神阿弗洛狄特等,他们的完全人化的形体都可以在古希腊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雕像中得到考古学上的证实,阿弗洛狄特的身材之优美匀称甚至成了人体美的一种典范之作。在古希腊神话的谱系斗争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神格从人兽同体到人神同体演进过程中的不同层次之间的较量。在学术界,希腊诸神有老神与新神之分,宙斯是新神之主,宙斯以前的诸神被称之为老神。希腊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到,怪

神之祖堤福俄斯曾经战胜了宙斯，抽掉了宙斯的脚筋，把宙斯剁成了碎块，塞进一个幽深的山洞。后来山林之神潘与信使神赫尔墨斯前来救援，才使宙斯复活，最终把堤福俄斯镇服在大山的底层。堤福俄斯是地母该亚的儿子，在辈分上比宙斯要高，它具有鲜明的人兽同体特征，身上缠绕着许多毒蛇，手臂上生长着一百个龙头。他的儿子巨人堤丰也是一个怪物，堤丰还与半人半神的女怪厄喀德娜生下一连串的人兽同体神，如著名的狮身女怪斯芬克斯就是他的后裔。堤福俄斯谱系与宙斯谱系虽然都出自地母该亚，但从两个神系的成分对比来看，前者是更为古老的人兽同体神，后者是更为文明化了的人神同体神，后者对于前者的胜利反映了在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之后，神的创造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进化。

在中国，尽管伏羲、女娲这两个始祖神到东汉末年还保留着人兽同体的特征，但是，世界各民族神话由人兽同体到人神同体的整体的演进趋势也是很明显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纳入古史传说与历史系列的神祇往往被逐渐去除动物崇拜的原始成分而具有人神同体特征。这些神祇或者由于同人类有密切关系，或者可以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因而被人化与历史化。如始画八卦的庖牺氏、发明用火的燧人氏、建筑居室的有巢氏、发展种植业的神农、发明丝织养蚕的嫫祖、创制牛车的五亥、创造弓矢的少嗥之子等等，大都是由远古神祇演化而来的半神半人，有的学者甚至把他们称之为“文化超人”。<sup>①</sup> 这些“文化超人”实际上是人格化了的古代神祇，他们的演化不仅反映了初民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反映了人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其次，在民间信仰与自然神崇拜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人兽同体向人神同体的演进趋势。如中国民间信仰中最普遍的土地神，最早的形象是土丘或者石块或者树条，

<sup>①</sup> 可参考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

后来发展为一个白发老翁的形象,有的地方的土地庙中还塑有一老妇作为土地奶奶。风神的形象最早是神鸟,后来演化为人形,如孟婆、石尤、方天君等,他们都是各地区的人形风神。雷神的演化也是如此。《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神是“龙身而人头”,因为古人最初以为雷鸣是龙蛇或半人半龙的鼓腹之声。当雷神被演化为人身的时候,雷神形象的塑造有两个特征:一是“壮若力士,裸袒腹,背插两翅”;二是疾容厉色,“左手执楔,右手执槌,作欲击状。”这种形象的塑造特征反映出初民们对雷的力量的崇拜,也体现出初民们对雷神伸张正义的祈望。

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史上,人神同体达到最完整状态应该是在高级宗教产生之后。宗教的本质特征在于对神的信仰,汉语的“宗”字原意是对祖先神的尊崇,在西方各语言的权威辞典中,宗教一词的解说也都与神有关。人类初民的泛灵论可以说是原始宗教,然后发展到多神论。多神论的产生说明人类已经有了初级宗教,它的显著特点在于相信诸多神灵的存在,并将众神纳入某个神圣家族或天阶体系中分别加以敬拜。“从泛灵论到多神论,植根于原始宗教信仰中的那些混然不分的灵性或神灵逐步独立化与人格化了。”<sup>①</sup>随着社会的发展,多神论中本来孕育着的一神论倾向也在逐步加强,并最终发展成为只以一位至上、至圣、至荣的神为唯一崇拜对象的一神教时,高级宗教也就诞生了。如果说在古希腊神话这类多神教中多少还保留了动物的遗形,如雅典娜的猫头鹰形的装饰就显示着这位智慧女神的原始形态,那么,在高级宗教中,人已经完全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那位至高无上的神祇。所以,高级宗教从原始的图腾崇拜、万物有灵观与自然神崇拜中脱胎出来的过程,实际上也包含着对原始的神灵观念的整合过程。

---

<sup>①</sup> 张志刚:《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第17页,东方出版社,1993年。

高级宗教中的神的形象乃是人神同体化演进的最高阶段,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源远流长的高级宗教莫不如此。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而为人类赎罪并代表上帝来拯救人类的上帝之子基督也是托胎于圣洁的处女玛利亚之腹。在佛教中,至大智慧与至高觉悟的化身如来佛的诞生虽同基督一样,有种种附会之说,如白象投胎、百鸟群集、肋下出生等等来说明他的非凡性,但他毕竟是从净饭王太子(人)修炼成佛(神)的,他的由人到神的修炼之路与男女兼体的形态特征,都象征性地表现着佛教众生平等、人人成佛、普渡世间一切诸有情的基本观念。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文化的结晶,它在以人的形象整合民族原始诸神方面无疑是最为典型的,如西王母在上古中国神话中是人兽同体的,“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sup>①</sup>但在道教的神话谱系中,西王母不仅被彻底人化,而且成了“天姿掩霭,容颜绝世”的美女,因驻颜有术而被人世间的汉武帝尊为常客,她所居住的昆仑山也成了道教的方士们采集不死之药的神奇地方。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的神谱形成不仅有一个神的人化过程,而且有一个人的升格过程,许多历史上的名人都被道教升格为神,纳入到道教的神鬼谱系,如许由、巢父为九天侍中,郭璞成了都录司命,葛玄是太极左仙公,嵇康是中央鬼帝等等。文化史家葛兆光先生在论及道教神谱形成过程时曾认为:“这个神谱还多出了以道士为原型的仙人,那自然是为了证明道教的伟大与灵验,又拉进了许多历史名人,那只不过是招兵买马壮大声势,以攀很多阔亲戚来显示自家的财大气粗。”<sup>②</sup>从道教立谱的功利性目的来看,这当然是对道教的一种诛心之论,但从神人关系演化过程的逻辑

---

① 《山海经·西山经》。

②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描述来看,它应该被视为人神同体关系的一种深化,是对人神关系的一种蕴含深义的浪漫建构。

## 二 人神同性的精神建构

人神同体的关系建构蕴含着一个逻辑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人与神的同性,也就是说,在最初人对神的创造过程中,人不但按照自己的形象特征来想象神的形象,而且也按照自己的欲望形式、情感倾向与意志表现来赋予神以欲望、情感与意志。人有醒睡,所以白昼来了,是天神睁开了眼睛;黑夜降临,是天神进入了梦乡。人有喜怒,所以雷鸣电闪,是雷公电母发了脾气;风啸雨作,是风神雨神在哭喊悲泣。人有欲求,所以当有不寻常的事件发生时,人们便把它当做诸神对人索求的预示,于是将牺牲献向神的祭坛。其实,在人类还处于原始思维的阶段时,“这神的形象与意志本来只不过是人类自己的企求、恐惧、理想、感觉、经验等搅到一起的产物。人把自己的这些情感、欲望、经验投射到外部世界的巨大荧屏上,并赋予它一种放大了无数倍的超人力量,从而构筑起了自己的理解体系,产生了他们对自然、社会、人类之谜的解释——神话的解释。”<sup>①</sup>

相对而言,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创造中,人神同性的精神建构在古希腊神话中是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奥林匹斯山上的群神无疑有着超人的力量,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变幻隐形,能够常生不死,能够预知未来,而且每个神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但是他们也同人一样有自己的苦恼,有自己的恐惧,有自己力所不及的地方。他们

---

<sup>①</sup>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第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